

评头论足 <<<<

国产电影的喜剧突围

■ 若珩

刚刚过去的电影春节档,国产电影可谓表现亮眼。据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春节长假7天,全国电影票房60.35亿元,位居历史同期第二。虎年春节档不仅票房获得佳绩,且电影题材丰富,有宣扬主旋律的《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有喜剧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更有动画电影《熊出没·重返地球》等,为观众奉献了不同口味的精美文化大餐,让百姓在电影中过大年。

值得回味的是,虎年春节档上映的小成本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如同一匹黑马,在一众大制作影片中脱颖而出,不但登顶票房第二,还收获了观众的掌声和喝彩。作为一部喜剧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喜剧包袱多,惊喜连连。该片由一个不成功的龙套演员魏翔(魏翔饰)展开,他为实现自己毕生的梦想——饰演一次男主角,在大明星米兰(马丽饰)的“说服”下,意外闯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骗局。首次担纲主演的喜剧演员魏翔,为观众生动呈现了一个对戏剧充满理想的草根演员,是如何一步步逐梦的。让人感慨的是,魏翔对角色的理解,完全基于自己的演员成长经验,可以说,他既在演绎魏翔成功,也在一丝不苟地表达自己。难能可贵的是,该片还通过各种镜头语言,致敬了经典港片《喜剧之王》《赌神》,甚至致敬了《雨中曲》《教父》《罗马假日》以及《天堂电影院》等。

国产喜剧电影近年来不缺题材,也不缺演员,以开心麻花、德云社等为首的喜剧团队作品不断,为观众奉献了众多精彩之作。喜剧好看,但也难拍,不是任何一部打着喜剧标签的作品都可以获得口碑。纵观近年来大银幕上的国产喜剧作品,也有不少毫无营养强挠观众胳肢窝的烂片。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衡量一部喜剧片的成败,除了笑点,还得有扎实的故事内涵。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成功“出圈”,证明了喜剧的魅力,也证明了小成本也有“春天”。

“阿索拉毅作为彝族的一名年轻诗人,对彝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通过自己的诗歌书写,赓续了彝族古典长诗传统,继承并阐释了新时代彝族文化的血脉,在地域景观的反复书写与历史渊源的反复追述中实现文化还乡,在‘再造神话’中重构彝族的精神文化传统。”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魏巍

2021年年末,由峨边彝族作家阿索拉毅创作的诗集《诡异的虎词》获第四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汉文作品奖。

《诡异的虎词》以澎湃的激情和浓烈的彝式味道,通过诗性冥想或幻想,从神话、历史、天文、地理、历法、人物、宗教和民俗等角度进行解构,为读者们掀开彝族历史神秘的面纱,使彝族群体的历史之变聚集于一诗之中,让彝族的许多神话故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

坚持创作 守望彝式浪漫

阅读马边诗人阿洛夫斯基的《情满家园》,常常能在诗句中感到细微之处的生命张力,世间万物都是活泼生动的。而阅读阿索拉毅的《诡异的虎词》,则更易感到澎湃的激情,有时像呐喊,有时又像高歌,让人忍不住好奇,彝族的诗性浪漫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态?“诗歌是诗人的信仰,语言是诗歌的信仰,每个彝族人会有各自的解读与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啊,有时候如山之豪迈,有时候也如水之温柔,我想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彝族文化独特而别致的浪漫吧!”阿索拉毅说道。

虽是一名“80后”,但阿索拉毅对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他前后编著出版有《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1980-2012)》上下卷、《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四卷、《中国当代百名彝族女诗人诗选》上下卷、《当代彝族女性小说选》,以及《当代彝族女性散文选》《当代彝族女性诗歌选》等,并创办“彝诗馆藏书中心”。因此,也有不少文学研究者和读者亲切地称他为“彝族文化的守望者”。“诗人吉狄马加曾在《彝人之歌》里写道:‘我曾一千次守望过天空,那是因为我等待雄鹰的出现。我曾一千次守望过群山,那是因为我我知道我是鹰的后代。’我深有同感。”阿索拉毅告诉记者,“对彝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光辉灿烂的文明,我曾无数次对身边的朋友讲述过;对彝族文化如何在当代社会的传播,我也曾在遥遥茫茫的群山中忧虑过。但现实社会不会去怜悯一个跪地的文化乞讨者,仅仅守望是不够的,一切都需要有先知先行者按照当代文化发展的规律,自告奋勇地去探索、去实践,我算是其中的一员吧。尽管这个过程不算艰苦卓绝,但也需要付出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会坚持研究、创作,不管有没有结果。”

阿索拉毅：以诗「镌刻」彝族历史

■ 记者唐诗敏



阿索拉毅近影

诗写彝史 传递文化自信



“一部佳支依达史,饱含多少女人辛酸的泪水,流尽多少英雄的鲜血/无法在史书上一笔一笔记载,但五千年荏苒的光阴在脑海激荡……”翻阅《诡异的虎词》,阿索拉毅以第一人视角,写下慷慨激昂的诗句,“召集”彝族的精神祖先,唤起彝族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从甘嫫阿姐到阿斯素日,从支格阿鲁到德

布阿莱,从南诏国到古莽国,从彝族史诗《查姆》到《阿细先基》……这些从远古传说、古典长诗与创世史诗中走出来的祖先仿佛瞬间将读者带入彝族文化的中心,一口气览尽彝族的悠长历史。

诗如其人,阿索拉毅对于彝族的文化自信,已渗透到他的每一句诗中。“在对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我越深入了解,越感到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因此,我曾给很多朋友说,我对彝族文化的认知只是一点皮毛,但可以肯定的是,彝族文化是自成一体的系统性文化,可以独立于其他文化而存在。”阿索拉毅表示,“历史上晋朝人常璩曾在《华阳国志》里记载‘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并说夷经‘好譬喻事物’,说明彝族文化发展至晋代时期,不仅有文史篇章,而且广泛地为人们所传诵,也因此脍炙人口,所以文人学者多引用。而在唐朝时期,一名叫骊信的彝族诗人用汉文创作了一首诗歌《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这两个文化例子充分说明文化的互相融合在很早以前就已发生。我相信,只要是优秀的文化,自有其存在下去的密码,我们应该持有文化自信。”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⑩

新年路上的伤者

■ 林雪儿

曲别拉迪借了摩托车载林修去工地,看到吉木日木戴着安全帽在工地来回走动,有关修路的专业术语也头头是道,林修问他从哪里知道这些知识的,吉木日木说是总工。林修问吉木日木:“你们不是过彝族年了吗?你回去吧。”吉木日木说工地上的彝族人回家过年了,但汉族没这个风俗,工地照样施工,他不放心。林修说有吉木日木在,他和金雨生他们就不用操心路了。吉木日木说要操心的事马上就要来了,路基扩建关系要动一些人的田地。林修让他相信群众,大部分会配合的。吉木日木说:“大家对常宽荣有看法,就算常宽荣没有克扣,也会认为他克扣一部分。鬼针草这两天也在到处说,上次修路的钱要退给大家,这事儿本来就没了。”

“鬼针草又传什么谣?”上次他护送核桃树回来,又督促村民们栽下去,天冷了,还帮大伙用薄膜罩起来,林修还说要重新认识鬼针草呢。

拉迪开着摩托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疾驰,他们的对话随风溜远,站在路边闲话的鬼针草和王太因听到签名两个字。鬼针草对王太因说:“好戏要进村了。”

王太因说林书记已经通知她了,他们要带杨豆豆上省城去看病。

鬼针草说:“还不就是个形式,买人心的。”

“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你还有心吗?你恨谁呢?你妈要是活着……”

“婶,我妈还能活着吗?我都不知道该恨谁,队长?书记?还是那棵柿子树?”

王太因掂起脚尖,望了望长在坡上的柿子树,说:“树也该老了。”

鬼针草掏出随身携带的小酒瓶,喝了一大口,摇摇晃晃地向树走去。

拉迪请金雨生去家里过年,金雨生担心去给摩家吃饭,会引起别人非议。林修说都是给了伙食费的,再说摩不是贫困户,也从没提过什么要

求。

金雨生看着鲜艳的小孩子在树下跑来跑去,想起小时候过年,也要穿上新衣和一大帮孩子一起玩,说:“他们倒真像是过年的。”

林修说:“本来就是他们的年嘛。”

晚饭后曲别拉根把火塘烧得红红的,十多个人围着火塘而坐,有个孩子提议说一起玩“杀人”游戏。拉迪说大过年的,听这个名字就不好,让孩子们每个人讲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件这一年最有趣的事。孩子们有的说给喜欢的女孩递了一张纸条,有的说打球时裤子绷开了,还有的说被喜欢的歌星抱了一下。大人们则说些工作上的事,轮到曲别拉迪时,他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传教士的历史故事,孩子们兴趣很大。拉迪的故事没讲完,李克披着白色的察尔瓦,头上裹着围巾出现在大家面前,小孩子们说:“传教士回来复仇了。”

李克解下围巾,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他抱了一下金雨生,又抱了抱林修,还拥抱拉迪。

他说:“我想拥抱你们每一个人。”

孩子们不解地望着这个不速之客,说这做派就是教士的方式。

金雨生问他是不是喝酒了。李克只是摇头。林修看他脸色白得吓人,问他怎么回来的。李克说坐摩的。

“这么冷还坐摩的。”

“就是太冷了,腿都不像我的了。”

金雨生帮他揉腿。他呼了声痛。林修让他靠近火塘坐。曲别拉迪说不能离火近了,腿没知觉,怕烧伤。给他端来一盆热水,放一包草药在里面,让他背对火塘泡脚,随后又端来一碗冒着热气的鸡汤。

李克很感动,一个大男子汉竟然流泪了,好在他背对着大家。他擦了泪,决定把刚刚过去的危险埋藏起来。林修转过身看他,看见他擦破了大块皮的膝盖,问他是不是摔倒了。

李克点了一下头,他没说话,怕一

开口控制不住自己。现在活着,现在在一群温暖的人中间,他已经觉得是如此幸运了。他没有猝然临之而不惊的那种大将风范,他更多的感受是好好走着的路,下一刻会突然没了。今天在乐山开完会还很早,分管扶贫的何书记又单独与他交谈了工作,让他回家陪陪老父老妻,明天纪委有车进马边。李克道了谢,说彝族过年,他要回雪鹤村和战友们一起过年。何书记说王川局长有件察尔瓦要带给林修。李克带上察尔瓦去妻子工作的单位看了看她,说了几句话,妻子有些舍不得跟着追了出来,看他钻进车里,李克摇了摇手,从他当兵到现在都是聚少离多,他已经习惯了。他又搭上那个说一口乐山土话的司机的野车。车上只有他一个人。司机一路都在抱怨说彝族人过年,生意都没得了。

司机可能是一闭嘴就瞌睡的人,行至拐弯处直接将车开到了路外,路外是斜坡,好在坡缓草厚,车翻了一圈被一棵大树卡住了。李克惊魂未定。司机也彻底地醒了,他叫了声妈呀,我的车,一骨碌从车里爬出来,围着他的车转了一圈。李克的安全带还拴在身上,只是倒着,头脑充血,眼镜不知摔到哪里。他感觉到脚痛,司机麻利地把他从车里拖出来,捏了捏他的手脚,咚的一声朝山跪下了,磕了三个响头。

李克搭顺路车回到马边。一路上他都紧张,不敢闭眼,生怕一闭眼,车又翻了。到了马边,他不愿坐车,打摩的回到雪鹤村。看见林修他们,他好像才回到人间似的,冲动地拥抱了他们。

林修帮李克的膝盖擦了药。

李克解下察尔瓦,说:“这是川哥让我带给你的。”

林修披了,都说好看。

林修给川哥发条微信,说过彝年的时候收到他的彝族披风,很温暖。川哥回了一段语音:“冬天来了,再不给你,温暖都送不出了。”

(未完待续)

相信科学

接种疫苗

战胜新冠

